

西·域·文·明·探·秘

毛 民 著

榴花西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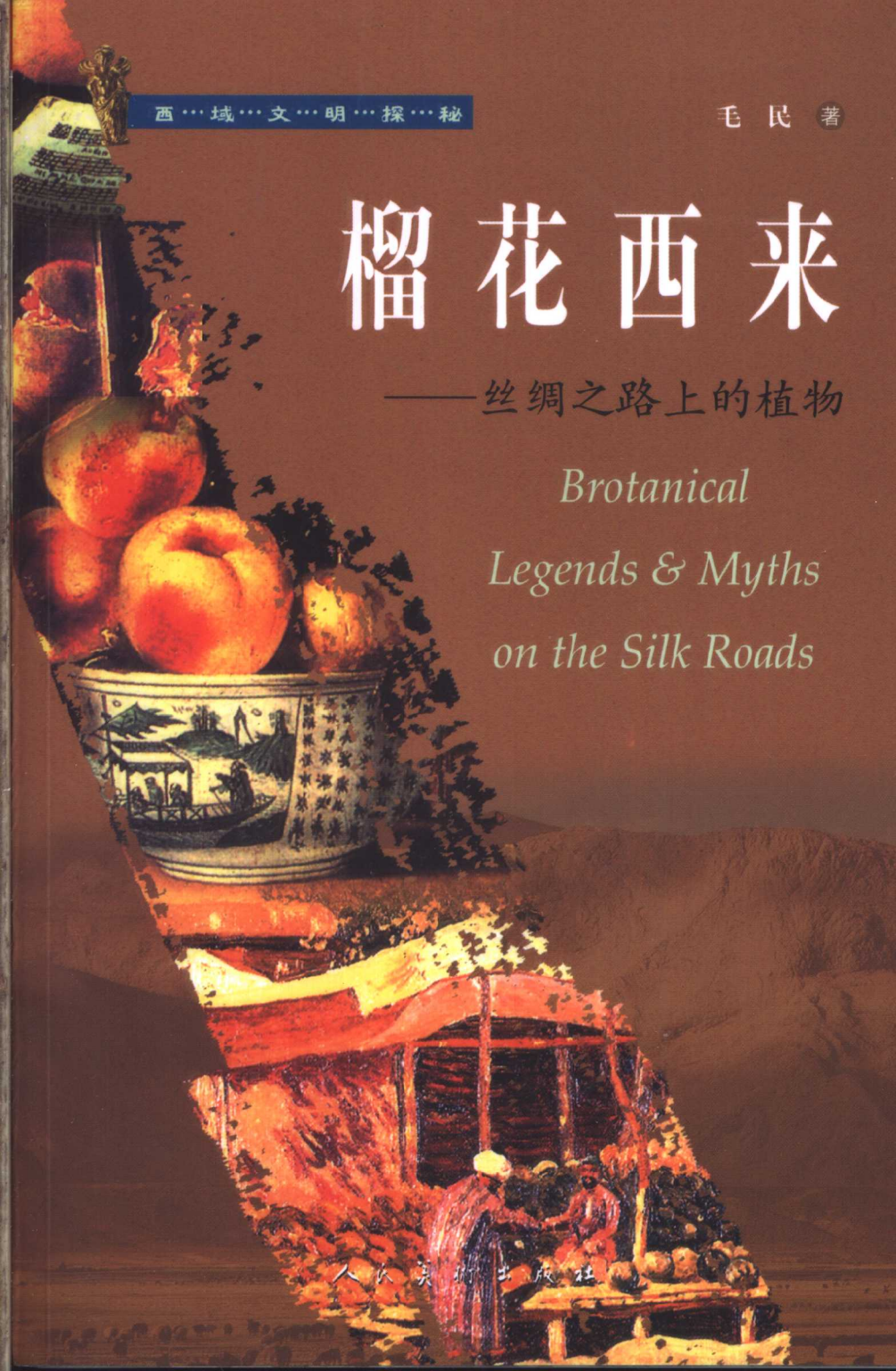
——丝绸之路上的植物

Brotanical

Legends & Myths

on the Silk Roads

人民美术出版社



Brotanical
Legends & Myths
on the Silk Roads

榴 花 西 来

——丝绸之路上的植物

毛 民 [著]



人民美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榴花西来——丝绸之路上的植物 / 毛民著.
北京: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4.12
(西域文明探秘 / 余太山主编)
ISBN 7-102-03205-6

I. 榴… II. 毛… III. ①植物—普及读物②丝绸之路—通俗读物 IV. ① Q94-49 ② K928.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24332 号

榴花西来——丝绸之路上的植物

毛 民 著

出版发行: 人民美术出版社

(邮编 100735 北京北总布胡同 32 号)

制 版: 北京燕泰彩视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国彩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版 次: 2005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32 印张: 4.5

印 数: 0001-30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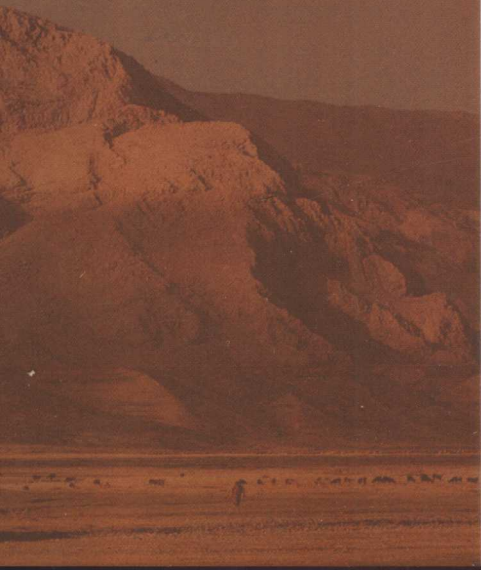
ISBN 7-102-03205-6

定 价: 23.50 元

主编：余太山

作者简介

毛民女，浙江杭州人，生于20世纪70年代。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学士，英国伯明翰艺术学院(BIAD)硕士，伦敦大学东方学院(SOAS)艺术考古系博士生。曾做过记者和广告设计人。参加编撰的书籍有《中国美术大辞典》(上海辞书2002版)，《纺织品考古新发现》(香港艺纱堂2002版)，《世界艺术地图集》(牛津主编，伦敦：劳伦斯·金出版社2004版)等。是目前在中亚五国参加丝路遗址考古发掘的少数中国人之一。



从长安到罗马的漫漫丝路上，

敦煌、吐鲁番、撒马尔罕、拜占庭，

一路洋溢着唐人所唱的

“石榴酒，葡萄浆，兰桂芳，茱萸香”。

丝绸之路，同时也是肉桂胡椒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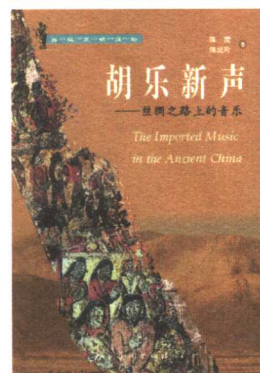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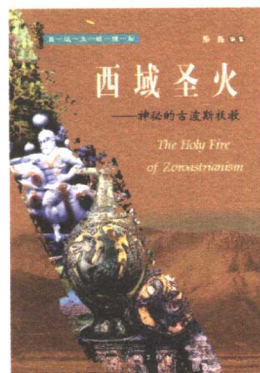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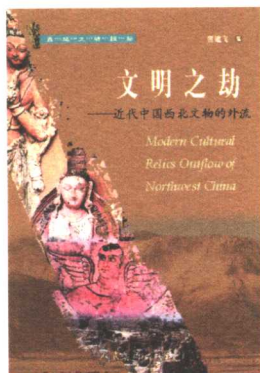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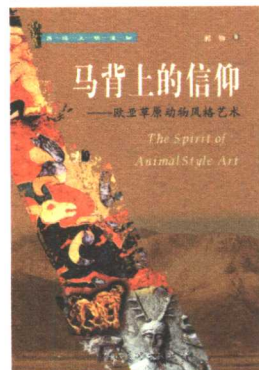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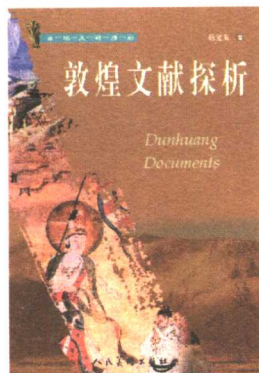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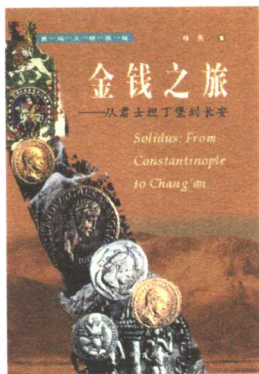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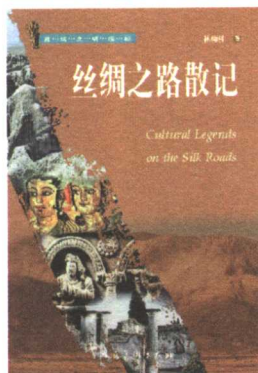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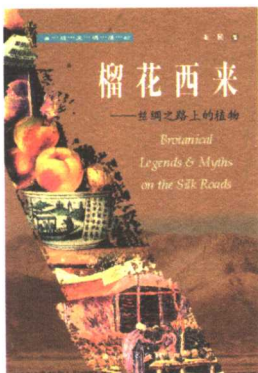
象牙檀香之路，

珍禽异果如蜃景一样迷离。



西域文明探秘丛书

余太山 主编



- | | |
|--------|-----|
| 榴花西来 | 毛 民 |
| 丝绸之路散记 | 林梅村 |
| 金钱之旅 | 林 英 |
| 敦煌文献探析 | 杨宝玉 |
| 马背上的信仰 | 郭 物 |
| 文明之劫 | 贾建飞 |
| 西域圣火 | 滕 磊 |
| 胡乐新声 | 陈 凌 |
| | 陈奕玲 |

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前 言

“西域”是古代中国人使用的一个地理概念，泛指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广大地区，其核心则是包括我国新疆在内的中亚地区。

西域一度位于古代东西方交通的枢纽，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它连接百国千城，肩负着送往迎来的重任。形式各异的民间和官方商贸、朝贡活动，使地中海文明与东亚、南亚文明在这里交汇、碰撞；由于北方欧亚草原的游牧民族不时纵横驰骋，南下牧马，草原文明也随着金戈铁骑涌入这里。西域于是成了古典世界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多元文明的荟萃融合，使之呈现出丰富多彩、绚丽多姿的独特风貌。

西域历史和文化的复杂性、民族的多元性、语言的多样性，使西域研究涉及历史、考古、语言、民族、民俗、艺术、宗教、哲学、文学以及人类学、遗传学、地理学、生物学等诸多领域，成为一门难度很高的综合性学科。正因为具备殷实充足的内涵，拥有神秘奇美的色彩，艰辛困苦的探索过程中常常伴随着令人目不暇接的惊喜，使西域研究反而充满牵魂动魄的巨大魅力，吸引了大批学者甘为之衣带渐宽，九死不悔。这套丛书就是这样的一些学者奉献给广大读者的。

季羨林先生多次说过：“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之一。”交流给古老的文明注入新鲜的血液，使之常新长盛，生生不息。交流满足了人类好奇的天性。人类的好奇心将永远跨越千山万水，对遥不可及的彼岸倾心向往，研寻不已。

西域研究就像是为人类好奇心打开的一扇门。通过这扇门，我们可以窥见古代的中国人经过春风不度的玉门关，去了解关外的奇异世界；大秦、黎轩、波斯、粟特的使团、商队则穿过浩瀚的沙漠纷至沓来，让古代中国为西方世界所认知；东与西的交流因之而成为可能。

可以说，西域研究开凿了一条时空隧道，让我们能够沿之前往寻觅、触摸几千年来从未间断的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民族与民族、文明与文明之间的交流轨迹。

我们希望本丛书能成为一个小小的窗口。通过这个窗口，研究者和读者一起感受西域历史文化的绮丽壮美，分享上下求索、神游千年的快乐。通过这窗口，象牙塔内的工作更广泛地为广大读者所了解。同时，我们也热切盼望感受和了解使更多有兴趣的朋友投身到西域研究中来。

余太山

2004年5月21日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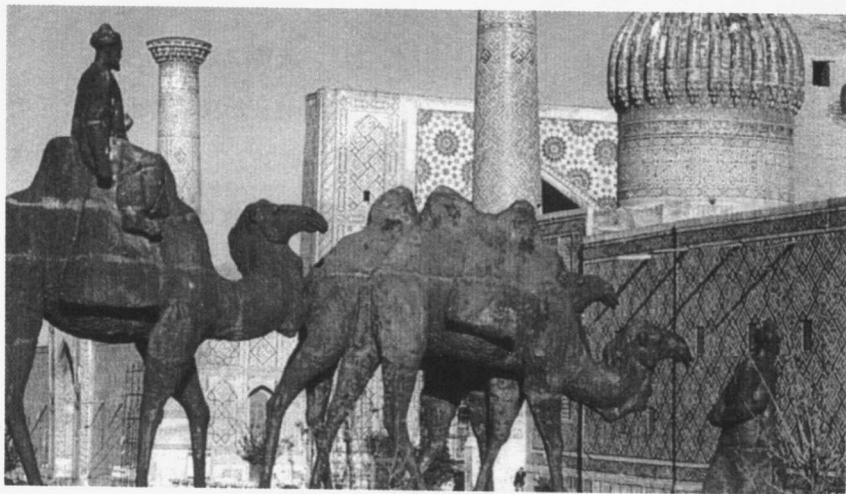
前言	1
缘起	1
葡萄·地中海篇	7
葡萄·西域篇	17
天马榴花自西来	28
在无果树影下	40
古道·西风·哈密瓜	50
枣椰	59
橄榄树	71
月桂	79

没药	89
乳香	96
兰陵美酒郁金香	105
寻找蓝莲花	114
跋	122
主要参考书目	125
图版	129

缘起

本书讲的是一些花果在丝路流传的轶闻趣事。

丝绸之路，中国史书往往以“张骞通西域”开篇。的确，在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40～前86年在位）时代，张骞有两次凿空之行；大将卫青和霍去病把匈奴逐离了祁连山；李广利远征大宛，赢得天马和葡萄的来临。这一切都意味着中国人掌握丝路东端的开始。从汉武帝时起，到唐帝国与大食争夺中亚的达逻斯战役（751年）和安史之乱（755～765年）为止，近千年来中国在丝路的地位举足轻重，史称“汉唐雄风”。但是，在此之前还有两件事对丝路的形成影响巨大，不可不提。



中亚撒马尔罕的骆驼商队雕塑



首先，在丝路开辟之前，早在青铜时代，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夏商周时代，东西方之间早就出现了一条横贯欧亚大陆的草原商路，原是斯基泰、匈奴、月氏、乌孙等游牧民族迁徙开辟出来的：从河西走廊穿过新疆、中亚，或通过蒙古草原和西伯利亚南部，再由黑海、高加索地区一直通往小亚细亚和地中海沿岸。欧亚之间的青铜器、陶器、药材、毛皮、漆器等物品，就通过这条商路进行交流，史称“斯基泰商道”。在中国，那是一个东王公远游去会西王母的神话时代：屈原在《楚辞》中向往着西方，“登昆仑兮食玉英”（《涉江》）；宋玉遥望大雪山，感叹“层冰峨峨，飞雪千里”（《招魂》）。

屈原虽未曾登上昆仑，他故乡的楚国物品却代之西游。考古发现在西伯利亚南部，阿尔泰山西麓的巴泽雷克（Pazyryk）有一个公元前5～前4世纪的冻墓，里面出土了战国时楚国的凤纹丝织品和青铜四山纹镜。无独有偶，1996年在中亚撒马尔罕附近Kok Tepe的游牧公主墓中，也出土了一枚公主日常梳妆用的中国青铜镜，背面布满云雷纹，直径18.6厘米，年代为西汉早期（公元前3～前2世纪）。由此一斑，可见“斯基泰商道”的年代之早，流传之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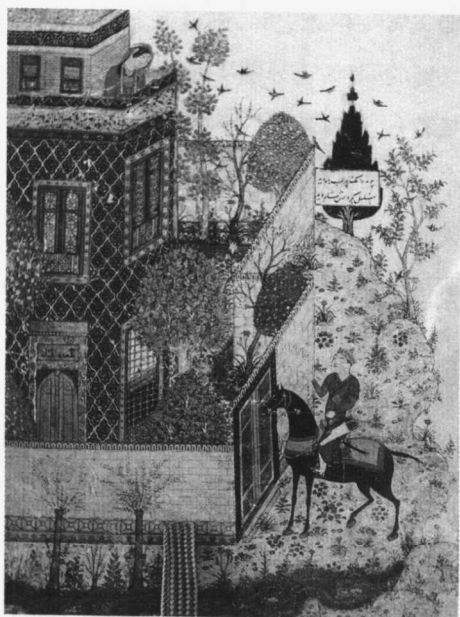
亚历山大银币 中亚大夏出土 约公元前4～前3世纪

其次是亚历山大东征。公元前329年到前323年，年轻的马其顿雄主亚历山大（Alexander the Great）向东方远征，西起希腊马其顿，东至印度河流域，南临非洲尼罗河第一瀑布，北界欧洲多瑙河与中亚锡尔河，真正打通了从爱琴海到帕米尔高原的通道。由此地中海沿岸、中亚、南亚都广泛受希腊化影

响，在丝路开拓史上的意义绝不亚于“张骞通西域”。亚历山大在中亚的玛拉干达城（撒马尔罕古称）与大夏公主柔克珊娜（Roxanne）成婚，把希腊化文明带入粟特、大夏和北印度，止于与中国仅一山之隔的兴都库什地区。

亚历山大东征后近两百年，据《史记·大宛列传》，公元前138年到前126年，张骞首次西使，数次从匈奴虎口脱险，亲身来到了大宛、大月氏、大夏和康居。西域诸国从这个温文有礼的汉使那里，首次听到了遥远的汉帝国的消息。很快，公元前101年，大将李广利领着汉军万里远征大宛，不惜抛下无数白骨于大漠黄沙之间，终于牵走了大宛人珍匿的汗血宝马。中亚周边的大国，如安息波斯、条支（塞琉古朝叙利亚）、黎轩（托勒密朝埃及）、身毒（古印度）都震慑于汉帝国的强大与迫近，开始与汉互通使节和贸易，遂有著名的丝绸之路。

丝路既开，多少求法的高僧，载货的商队，辛劳的使臣，卖艺的胡儿，流放的诗人，出征的壮士，在漫漫黄沙中走过。魏晋南北朝时期丝路繁盛，萨珊波斯使臣多次来到北朝的大同和洛阳，胡风熏染着北朝的宫廷。许多著名佛教石窟在此时陆续开始开凿，如敦煌莫高窟（始于前秦建元二年，即366年），大同云冈（始于北魏和平年间，即460~465年）和洛阳龙门（始于北魏太和十七年，即493年）。567年，



来到恋人的花园 波斯细密画 16世纪



在南北朝雕塑佛像的一片斧凿叮当声中，粟特的商队正驼铃悠悠，前往拜占庭帝国去兜售突厥可汗从北齐北周获得的大量贡品丝绸。

“隋唐两朝为我国中古极盛之世，其文物制度流传广播，北逾大漠，南暨交趾，东至日本，西极中亚。”[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隋祚虽短，隋炀帝却不忘亲巡河西至张掖，会见西域二十七国使臣，令丝路畅达。到了初唐，如同汉武帝当年打败匈奴一样，唐太宗奇迹般地打败了困扰中原几百年的突厥人，拓土万里的突厥汗国一夜崩溃，胡旋女的故乡粟特地区成为了大唐的属国。玄奘西行取经的足迹，带给人们空前开阔的视野。阳关的柳枝被送行者折了又折，唐代诗人们潇洒地走上了日暮崦嵫之途。王维笔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李白：“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高适：“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岑参：“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隋唐之际，随着海上丝路的开通，带给人们更多舶来奇珍。在佛教兴盛的同时，还分别从海陆两条丝路进一步传来三夷教（即袄教、摩尼教和景教），还有新兴的伊斯兰教，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呈现多元和博大。

丝路文化浩如烟海，散珠无数。今从小小花果着手，把丝路诸国和花果有关的艺术品串成珠串，作一个穿越时空长廊的掠影回顾。已故的台湾人类学家杨希枚先生提出：“中西艺术纹饰的比较研究，是研究古代，特别是上古中西交通史的一个重要手段。”诚哉斯言。考察比较路上的花果纹饰，可以赏鉴从地中海到东亚的广大地区，包括北非的埃及，欧洲的希腊、罗马，西亚的波斯、阿拉伯，以及南亚的印度，中亚西域和汉唐中国，因丝路而发生的文明之传承、互动和流变。

套用美学家潘诺夫斯基(Panofsky)在1939年《图像学研究》(Studies in Iconology)一书中提出的三段论，来分析花果在丝路的传播：如说葡萄，作为一种植物，它在丝路传播这一史实本身，记录下来是所谓的“前图像描

述”阶段(Pre-iconographical description);在流传的过程中,葡萄纹样出现在壁画、雕塑、青铜酒杯、象牙来通、神庙廊柱、佛窟藻井上,对此研究则是第二级“图像分析”阶段(Iconographical analysis)。而探索葡萄图像背后,与此相关的希腊酒神崇拜、波斯女神祭祀、基督教弥撒、汉唐胡风等等,则是第三级人类学深层的“象征解析”阶段(Iconological interpretation)。

在此尤其希望在浮光掠影中能涉及一些国内较为漠视的所谓“弱势文明”,如古腓尼基和古巴比伦的艺术,古波斯和古阿拉伯的诗歌医学,古希伯来的风俗等。这些丝路上美轮美奂的文化遗产,不应该被冷落和忘却,对之我们可以平等心来看待。可叹近年来全球战火难平,不同文化圈之间充满误解和敌视。而我们不妨来神游丝路,看一看千年前的东西方人们是如何和平交往,对异族文化充满好奇、宽容和热爱。

植物本身涉及到农业、医学、纺织、商业、民俗、宗教、文学、艺术等广泛领域,有许多有趣的问题:如何分清石榴和番石榴,郁金香和郁金香,橄



枣椰狩猎纹银碟
古代腓尼基
公元前8世纪



榄和油橄榄，月桂、桂花和肉桂，附子、香附子和白附子？——这些名相近而性不同的植物背后，隐藏着许多神话、诗歌和历史。我对植物的兴趣，源于家学。家父祥骥薛公，执教浙江大学药学院三十余年，著作等身，曾参与编撰《中药志》、《浙江植物志》等，并为世界上的5个植物新种命名，如紫花南玉带 (*Asparagus purpurascens* X. J. Xue)、小果绞股蓝 (*Gynostemma zhejiangense* X. J. Xue)、天目雪胆 (*Hemsleya tianmuensis* X. J. Xue) 等。家父常亲自入山采药，归来捣之碾之晾之烘之炼之煮之，在一片草木香气熏蒸之中，触动了我对花果的好奇之心。平日出游青藏雪山或新疆大漠，我总要撷几枝水母雪莲，或是几枝怪柳，还家奉父，今夏从撒马尔罕采回的则是沙地薊。

由此缘起，为了如我一样爱丝路而好游历的朋友们，把丝路花果的散文陆续写来，零辍成篇。拙劣不周之处，望前辈时贤不吝教我。

毛民

2003年8月于塔什干
法兰西中亚学院(IFEAC)

葡萄·地中海篇

“玉碗盛来琥珀光”，从葡萄酒摇曳的光和影里，浮现出盛世的汉唐。

从长安到罗马的漫漫丝路上，敦煌、吐鲁番、撒马尔罕、拜占庭，一路流溢着唐人所唱的“石榴酒，葡萄浆，兰桂芳，茱萸香”〔唐〕乔知之：《倡门女》】。

丝绸之路，同时也是肉桂胡椒之路，象牙檀香之路，珍禽异果如蜃景一样迷离。

葡萄在古埃及（公元前 4000～前 525 年）

葡萄，葡萄科 Vitaceae 葡萄属 *Vitis* 植物，约有八十多个种，其中 *Vitis vinifera* 是酿葡萄酒最常用的种。

抹去尘灰，葡萄栽培的历史几乎和人类历史一样悠久。最早在古埃及第四王朝的象形文字中已有葡萄和酿酒的形象。新王朝天文学家纳克哈特 (Nakht) 生活于第十八王朝图特摩斯 (Tuthmose) 四世时代 (公元前 1397～前 1387 年)，他的墓室壁画中有葡萄丰收、努比亚奴隶采摘葡萄和酿酒乃至封坛、装船外运的景象。在纸莎草形的石柱之间有一根大梁，葡萄藤蔓拂拂而下，地上则是盛满鲜葡萄的大槽，踩踏葡萄的人们用手拽着梁上垂下的绳子以保持平衡，榨挤出的金黄色汁液从石槽边的小孔中流入一只木桶。柱旁的